

特别策划·追踪“凌晨两点的中尉”

9月5日和9月6日的《军营观察》专版推出“凌晨两点的中尉”策划，用两个整版的篇幅刊发了中尉排长李政阳撰写的《这是士兵的世界，你得融进去》(你是什么样子的，你的兵就是什么样子)。

文章刊出后，广大读者对这个“中尉”青睐有加，编辑部始料未及。一位战友微信留言：这篇文章看了整整4遍，总觉得文中那个“中尉”好像就是现实中的自己。

为何“凌晨两点的中尉”读后令人感动和深思?唯有真实，最能引发共鸣。聚焦“强军一代”，关注新干部成长，编辑部特邀李政阳为“凌晨两点的中尉”写来一篇后记，并连线了几位留言的战友一起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。



长成军人的样子

■本报记者 高立英

什么是成长? 人的年龄增长、阅历递增、社会关系增加，这是一种成长。还有一种成长，就是人的精神不断得到滋养，从懵懂到成熟，从肤浅到深刻，胸怀不断放开，气象更加宏阔。

成长又应该是长成。成长并不是长成别的什么样子。比如一株小草，它就要长成小草的样子;一棵果树，它就要长成结出果实的样子;一棵松树，它就要长成挺拔的样子。因为，从一粒种子开始，它的目的，就是长成它本来的样子。

人也是这样。哲学的最基本命题，就是“我是谁”。这个问题令人困惑，并牵扯着人不断发现自我，成长为人本来的样子。人的精神成长，只不过是努力发现自己、成长为自己的过程。

发现自己的过程，是在越来越大的坐标系中确认自己的过程。一个初生的婴儿，他所认为的自己，就是妈妈怀抱里的唯一。等长大了，他才知道，自

己是家庭的一分子，有爸爸、妈妈、爷爷、奶奶，自己有在家庭中的责任。进了学校，他发现了更大的世界，以及自己的定位、角色、责任和担当。

一名军人的成长，就应当长成军人的样子。这个成长的过程，应该是从一个班、一个排的体系不断延拓，再到一个部队、一个军种，甚至整个军队。当一个军人，能够站在一支以打赢为终极目标的军队这一角度来审视自己、衡量自己时，他一定会认清自己成长的方向，也一定会从中唤醒自己成长的内动力。

这个过程一定充满艰辛、曲折。因为，就像一粒种子一样，你投入一个更大的体系，必须要告别自己的舒适区，从破壳到破土，每一个过程都充满艰辛，都必须付出应有的努力。因为，成长就是对自己的否定、超越、成就和确认。

当“凌晨两点的中尉”离开学校，进入军营这个更广阔的空间时，他便开始

了新的成长。他在与连队官兵的交互中，不断理解着军营，也发现着自己。这种发现，难免带着困惑、彷徨或者迷茫，但这些都是成长的副产品。

他在努力长成为自己，长成为一名带兵人本来的样子。他一面试图和士兵建立真诚的关系，想要练就过硬的打仗本领，一面又在与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进行抗争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失望，也是一种力量。他的不迷、不惑、不困、不惑，恰恰证明了他的成长。

一位作家曾经说，所谓超人，就是不断超越自己的人。每一个“凌晨两点的中尉”，都应该不断激发自己的内动力，不断打开自己的视野、胸怀，也不断加载自己的使命担当，在一个更大更广阔的强军体系中，长成军人本来的样子。

记者手记

■成为什么样的军人，在于我们的选择和坚持  
■在挺过所有艰难的那一刻，你会感觉很值得

士兵、连队和我

■李政阳



成长注定是一段艰难的历程，每个人的终点都不尽相同。 吴琼撰

我可以用最标准的答案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我想《士兵突击》里史今退伍的一幕：史今坐在车里，外面是华灯初上的十里长街。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守卫的地方，尽管这一天来得有些晚了。

后来我想，应该带着这个战士去麻栗坡烈士陵园看一看，这远胜过苍白无力的说教;也应该带着他到驻地的城镇好好逛一逛，毕竟这是他的第二故乡;更应该让他坚信，我们所有的付出，都是有意义的。

军队的发展无法摆脱时代的烙印：坦克飞机的出现把人类战争进化到了机械化时代;航空母舰取代了“大舰巨炮”，战略舰对决终成历史绝响;信息化时代催生了信息化战争，其涵盖的复杂性和挑战性，远非机械化战争可比。战争对军人的要求，从未像现在这样变得如此苛刻。

军人这个职业很纯粹，因为它与生死息息相关，与国家兴亡休戚与共。遗憾的是，现在它的身上附加了太多的东西，使得这个职业变得有些沉重和复杂，以至于我们有时无法把精力集中到最关键的事情上去。最贴近战场的地方，除了演训场，应该就是战史了。我时常想起上军校时读的《最寒冷的冬天——血战长津湖》。书里记载，60多年前长津湖的冬夜里，许多志愿军指战员坚守阵地直至冻死。信仰和精神，真的不是靠嘴皮子磨出来的。

成长离不开旁人的帮助和鼓励。比如我在文中提到的老指导员，帮过我的老班长，还有到了单位之后才谋面的学姐和学长。当我初进部队时，他们很真诚地告诉我一些“套路”，尽他们最大的努力让我少走弯路;我遇见过无比真诚的上级，他真心为我的未来考虑，甚至包容我的偏激和固执。或许你见过这个世界的黑暗，但总要相信阳光一定会到来。

每个中尉都会成长，他可能会成为上尉、少校，甚至将军。一个班长可以影响一个班，一个排长可以影响一个排，一个连长或者指导员可以影响一个连队……成长注定是一段艰难的历程，每个人的终点也不尽相同。我们得翻越山峰，趟过急流，遇见无数过客和驿站。成为一名什么样的军人，在于我们的选择，在于我们的坚持，在于我们的态度。

在挺过所有艰难的那一刻，你会感觉很值得。

版式设计：梁晨

记者连线

青春的激情铺洒在坚守的日子里

■空军导弹某旅政委 薛巨实

25年前的夏天，我从军校毕业，被分配到一个远距导航台。

山村里几间红砖黑瓦的宿舍，3个敦敦实实的兵，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，再加上一台嗡嗡作响的导航机器，就是我这个新排长的全部“家业”。日复一日，简单得近乎白开水般的工作让我找不到发挥聪明才智的地方。身边没有一个同学和亲人，工作之余那孤独寂寞和彷徨犹豫，时不时折磨着我。

望着屋顶上织着网的蜘蛛，看着身边淳朴得像泥土一样的战士，我就在想，再怎么也得做点事。于是，我带着战士清理出了一张书桌，用木板拼凑了一个书架，放上散落的军事教材和我行李中的一些书籍，还用红纸刻出“学习园地”四个大字贴在上面。破旧的宿舍，仿佛一下子有了一片神圣的区域。一个战士高兴地讲，我们有了一个自己的“图书馆”。我还买来羽毛球，在宿舍前的水泥地上，用油漆画起了一个并不标准的球场。再看我们的院子，已经有了很多生机。

充实的生活让导航站面貌一新。元旦，团里政治处主任来到我们导航台慰问，发现这个小院子变了样，这里的兵也变了样。很快，他便从我这个新排长身上找到了变样的原因。没过多久，我就调到了团机关，承担起独当一面的工作。

随着工作经历的丰富，我越来越发现基层官兵的可爱;随着服役年限的增长，我越来越觉得强军事业的重要;随着职务的提升，我越来越感到身上沉甸甸的责任。在迷茫时，我时常想起在导航台当排长的经历，也常问自己：怎么才能平淡的工作中，让自己的人生不平凡?

现在，军旅生涯近30年，回望我的“官之初”，我找到了答案——把青春的激情均匀铺洒在坚守的日子里，日积月累，终会迎来质的飞跃。

不是我帮了“老铁”，是“老铁”成就了我

■陆军上尉 李正映

那天回到宿舍，我打开手机，发现朋友圈已被一篇题为《凌晨两点的中尉》的文章刷屏。点开一看，我心里一动——这个中尉，不就是我当指导员时带过的排长李政阳吗?

读完政阳的文章，脑海里瞬间闪现出他刚来连队报到时的青涩样子。经过一年多磨砺，在去年我赴陆军工程大学读研究生时，他已成长为底气十足的中尉。

曾经，我也是一个“凌晨两点的中尉”，刚从军校毕业时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。

8年前，我下连后被安排到了标图班。连队里似乎永远有干不完的地方，只有熄灯后的时间，才真正属于自己。我习惯晚上跑到连队图书室看书。只有在那里，我才能找回军校时的感觉。在那里，我还结识了“老铁”。

“老铁”不姓铁，姓周，上等兵军衔，为人格耿直，连里的人都叫他

“老铁”。他的梦想是提干，每晚都要到图书室学习。后来，我发现“老铁”有个“硬伤”——五公里跑不及格。他经常在战友起床前，就穿上作战靴，到操场跑五公里。一次因为天黑摔了一跤，他还磕掉两颗牙齿。

我决心帮“老铁”一把。军校时我长跑一直处在第一梯队。从此，我加入“老铁”的晨跑队伍，直到“老铁”被保送到南昌陆军学院。

与“老铁”的相识，让我逐渐明白了融入战友的真正意义，也彻底改变了我的军旅生涯。担任排长第二年，旅里组织排长比武，我顺利拿下了第二名的好成绩，年底还荣立了三等功。接着，我被任命为代理指导员，一年后又调任战士连队任指导员。

回头想想，不是我帮了“老铁”，是“老铁”成就了我。这种自然“共生”的体验，从此在我心里扎下了根——只有给身边战友创造成长空间，自己的路才会越走越宽。

选择脚踏实地，同样需要勇气

■空军中尉 李东

“排长，听说你以前是开飞机的，怎么现在到警卫连带我们站岗了?”

凌晨1点多的戈壁机场，刚刚和自己在机坪完成夜间转场警戒任务的列兵问我。

3年前，还是空军航空大学飞行学员的我停飞了。后来改到地面院校学习，再后来我毕业分配到边疆的空军场站警卫连任排长。

从天上到地面，从开飞机到给飞机站岗，很长时间以来，我是拒绝“排长”这个身份的。没有了“天之骄子”的激情和光环，无休止的训练公差、查岗查哨、组织活动成了我生活的主基调。

一次休假回家，我参加了同学聚会。同学们有的已飞上新型战机，有的退役去了待遇优厚的民航。相比之下，原本心高气傲从不服输的我，显得那么平庸。

回到单位第一天，我就递交了复员申请，提出退役到民航工作的想法。参谋长什么话都没说，就让我回去考虑几天再来找他。

第3天，我又来到参谋长办公室。“我也是停飞的，你的情况我都懂。”面对我的“复员执念”，参谋长给我讲了自己当时停飞后如何调整状态，从排长到参谋长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经历。

我们聊了几个小时。临走时，参谋长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停飞干部的诱惑很多，有心理波动很正常。我不逼你作选择。不过，作为老大哥，我建议你留下来。我相信你，在地面可以干得和天上一样出色。”

当晚，我给家里打电话。爸妈说，不管我如何选择，他们都支持。我还问了很多停飞的伙伴，大家都说让我自己选。

一夜无眠，我“被迫”直视内心，反复追问自己，能不能用当初飞上蓝天的勇气去脚踏实地……

天亮，我给参谋长发去消息：我选择留下。

当凌晨两点的月光照在大漠上

■武警某部新毕业排长 徐海川

九月，新疆库车的香梨熟了。对植物的种子来说，这也是成长的开始。就像我们这些刚从军校毕业、尚未定职定衔的新排长们一样，这个季节也是我们的成长季。

这天午间训练刚结束，大家回到宿舍，发现朋友圈里热传着一篇《凌晨两点的中尉》。看到这个标题，有人打趣道：“这是不是在模仿篮球巨星科比的那句‘凌晨四点的洛杉矶’?”

玩笑过后，我点开了文章。刚开始还心不在焉，但是读着读着，却渐渐有了一种感觉，好像这个“中尉”正是未来的自己。

作者服役的南部边陲，人烟稀少却绿树环绕，他的文字也透露着生机。而在西北大漠，抬头便是戈壁天山，放眼只有胡杨红柳。在如此的环境中，新排长们又会经历怎样的蜕变呢?

干旱的大西北降水量少，风沙大，

只有那些根深叶细的林木能够存活并茁壮生长。十年可以树木。那么，从新排长成长为中尉要多久?“凌晨两点的中尉”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，这个成长期大概不低于两年。

终于要开始体验“中尉”的生活了。一下到中队，我们就开始受领各种任务，演习、训练、值班……虽然难免出岔子、掉链子、挨批评，虽然有时灰头土脸、垂头丧气，但我们一直屡败屡战、绝不放弃。

戍守边疆的新排长们需要提前成熟、提前自立、独当一面。这是环境使然，更是年轻军官身上愈挫愈勇、寻求新生的基因在起作用。

落地的种子在忍耐，等待秋冬的过去。大漠边上的新排长们也在新环境中默默蓄力。凌晨两点的月光照在大漠上，一颗在泥土里沉睡的种子，梦到了某一天防沙带上长成胡杨的自己。

—

九月初的一天傍晚，连队退伍老兵焦晓波陪着父母来北京游玩，给正在北京出差的我打了个电话。在南锣鼓巷街头炫目的霓虹灯下，这对衣着朴素的老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尽管他们的家乡离北京很近，老人家却第一次来京。他们支持晓波参军，也理解自己的儿子退伍回家。我想，这样的父母构成了我们这支队伍最稳定的后方。

认识晓波的时候他还是副班长，我是刚下连的新排长。他是典型的北方人性格，永远干劲十足，永远有使不完的力气。驻训任务辛苦又枯燥，我时常躲在角落里一个人发呆。他拉着我走进大家中间，分给我一支烟或者一瓶廉价的运动饮料，不让我这个“新人”显得太过尴尬。

送他走的时候，晓波还一直对我念叨：“体能可别落下了，这可是最基本的素质。”那口气和两年前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一模一样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有些担心，他那直来直去的脾气在闯荡社会时会吃亏。

《凌晨两点的中尉》这篇文章里有很多战士的故事。关注基层，关注战士，就是关注军队中的大多数。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很平凡，他们几乎不会说出“奉献”“牺牲”这种词语，他们也从不努力标榜和炫耀自己的辛苦。但是他们有自己的理想，他们想念家乡和父

母，他们也希望得到认同感和归属感。

“凌晨两点的中尉”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，而是我们这个群体。新排长有时迷惘，“中年”排长有时彷徨，老排长有时慌张。“中尉”的群体里不乏文武兼备之士，总有一项或几项无法掩盖锋芒的特长;我们虽时常“吐槽”，面对工作依然会尽职尽责;我们不怕苛责，从来不乏克服困难的勇气;我们一边质疑现实，一边又努力地说服自己相信未来;我们渴望爱情却从不刻意奢求，因为军恋这个词除了浪漫之外，便意味着沉重的责任和永远补不完的亏欠……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“中尉”们终将不再年轻，却又不得不肩负起父母、婚姻和家庭的重任。在物质化的现实社会中，忠于理想需要更大的勇气。

二

我用第三人称的笔触审视自己两年的经历写成这篇文章，为的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进行中肯的讲述，避免陷入自怨自艾的无穷烦恼里。

毕业后，军校同学有的去了高山、海岛，有的去了荒漠、高原，还有的在异国他乡执行维和任务。事实上，无论是参加艰苦的军事训练还是执行跨越几千公里的演训任务，无论是戍守边疆还是扎根海岛，这样的经历都让我们的青春有了难忘的记忆，在相互调侃中多了些骄傲的资本，给自己的人生故事添了几笔难忘的情节。如果

过于沉湎肉体上的痛苦，那么灵魂不免显得有些脆弱和单薄。

但日子终究是琐碎的。日常的事务性工作往往能磨掉一个人的棱角，忙碌了一整天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复杂的人情世故牵扯了本就所剩不多的精力，想潜心钻研一门军事技能或者读一本战史名著，却经常心静不下来。如果今天和明天、甚至后天都是一个样子，那么这种生活足以磨灭一个年轻人的所有向往。我们能做的，就是尽自己的努力，让每一天都能进步一点，让每一天都有独特的意义。你的负能量，只会让身边的人对你越来越失望。你是什么样子的，你的兵就会是什么样子的。

我也经历过很多次失望。曾经想教战士弹吉他，备好了课，也有人报名，周末上课却无人问津。手机游戏“抢”走了我的课堂，虽然痛心，却很无奈。弹吉他和打游戏，有时说不清到底哪一个更有意义、哪一个更贴近战士的生活。我还曾经想过给连队办一份小报，可繁重的工作和训练任务压得大家喘不过气来，办连报的事情最终无限期搁浅。当理想遭遇滑铁卢，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并承认时代的影响力和不可逆性，我们必须实事求是、与时俱进。

三

至今仍对一名战士的问题耿耿于怀。我们坐在摇晃的车厢里，外面是繁华的都市。他突然问我：“排长，我们守卫的就是这里吗?”

